

卷/世/浮

求缺卷 8
闲澹卷 7
灵怪卷 6
野情卷 5
侠盗卷 4
寻根卷 3
世说卷 2
浮世卷 1

贾平凹文集

贾平凹是自然之子，平民之子，中国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之子，他生于汉江之侧，长于商洛山野，饱暖传统文化之雨露，博采现代文明之精英；在创作实践中，他一面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一面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着世界文学的动态，为我所用。如果说，文坛上总难免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固守型，与世界文学相对隔膜；一是外向型，忽视本民族原艺术思维和文艺思维和文学传统，偏重于仿照别国文学的模式，那么，贾平凹追求的则是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来抒写中国现代人的感觉和生存，状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他的创作河流是趋世界文学而动的，但那河床却是中国的。他立志要写出中国的气派，中国的味。

大陆文坛独行侠



贾平凹文集

浮世卷

雷达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172 号

责任编辑:曹利群

装帧设计:旺忘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文集/贾平凹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ISBN 7-5059-2214-9

I. 贾… II. 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2209 号

贾平凹文集

浮世卷

贾平凹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8 印张 16 插页 3400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刷:1—28000 册

*

ISBN7-5059-2214-9/I·1585

定价(全八卷):158 元

本卷定价:17.00 元

编者前言

本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不论称其为文学的新时期也好，文学的过渡期也好；不论它怎样地过客匆匆，朝三暮四，但终究是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段，而贾平凹，毫无疑问是这个时段最令人惊叹的现象之一。

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躯体绵薄，头颅也未必硕大的人，何以蕴蓄着如此惊人的创造能量，仿佛一座采不尽的矿床。迄今为止，他已出版各种著作四十余部，近千万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德、朝鲜文版和香港、台湾等地区中文繁体字版的，共有六十多种；他的大量作品被电视、广播、话剧、戏曲改编上演。面对这个外表羸弱，木讷寡言的人，我们真要赞叹，人的脑力是无限的么。

贾平凹是自然之子，平民之子，中国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之子，他生于汉江之侧，长于商洛大野，饱啜传统文化之雨露，博采现代文明之精英；在创作实践中，他一面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一面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着世界文学的动态，为我所用。如果说，文坛上总难免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固守型，与世界文学相对隔膜；一是外向型，忽视本民族的艺术思维和文学传统，偏重于仿照别国文学的模式，那么，贾平凹追求的则是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来抒写中国现代人的感觉和生存，状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他的创作河流是趋世界文学而动的，但那河床却是中国的。他立志要写出中国的气派，中国的味。

就外在际遇、生活命运而言，贾平凹并不怎样地幸运，他拙于交际，不善言辞，优柔寡断，应变能力差，甚至可视为日常生计上的低能儿；他童心未泯，一片天真，身上竟不沾世故的水珠；也许眼睛

老盯着文学的星空，脚下难免踩进是非的泥坑。可是，一旦拿起笔来，他又变得强大无比，恣肆无比，能一下子掘开创作的怒泉，在散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随笔、诗歌、杂论等等方面，均有不凡的造诣和贡献，这些不同的文体好像经他的灵光照耀，便异彩顿生。他能以一人而兼数美，实为创作界之奇才。他的艺术风格很难纳入某一流派和旗号之中，故海外称其为“大陆文坛之独行侠”，这使他既具独立性，又缺乏艺术上的群体保护力量。

作为平民的儿子，贾平凹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哺育民族生存的大地，当我们的民族发生了大变革，进入了转型期，他便抱着巨大的热情和责任感，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当然，勿庸讳言，智慧而敏感的贾平凹，似乎负荷着比常人更多的痛苦和忧思，有些探索性作品，也曾掀起轩然大波，毁者有之，誉者有之。好在他是惯于寂寞的，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地坚持创作，天降斯人，好象是专为文学而生，而活着。

近年来，海内名家纷纷出版“文集”，读者也早就期盼贾平凹文集尽快面世，但贾平凹一直对出版文集一事反映淡漠，及至最近，才蒙惠允并委托我来编选。贾平凹的著作卷帙浩繁，品类杂多，收罗已属不易，编纂更属难题。思之再三，决定不按体裁分类，而采取题材类型、审美类型与文体类型打乱后交叉编组的方式，分为“浮世”、“世说”、“寻根”、“侠盗”、“野情”、“灵怪”、“闲澹”、“求缺”八卷，除最后二卷全系散文外，其它各卷长、中、短篇及诗歌、散文混合编组，这样眉目似较为疏朗。这种编法得到了贾平凹的首肯。妥当与否，还要求证于海内外广大读者和贾平凹研究专家。最后要说明的是，这部文集先出八卷，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没有能收齐贾氏的所有作品，但贾平凹的绝大部份作品，已完备地收集在这里了。

雷达

1994.4.28.北京

贾平凹文集编选说明

一、浮世卷

“浮世卷”收入中篇小说《遗石》和长篇小说《浮躁》。《遗石》发表时题名《废都》（中篇），由作者改为现在的题目。

二、世说卷

“世说卷”收入中篇小说七部：《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九叶树》、《蒿子梅》、《三十未立》、《马玉林和他的儿子》，长篇小说《废都》存目。

三、寻根卷

“寻根卷”收入作者的长篇小说《商州》，中篇小说三部，长篇记述文“商州初录”，“又录”，“再录”三篇。

四、侠盗卷

“侠盗卷”收入中篇小说八部，短篇四篇，长篇记述散文“初人四记”一篇。

五、野情卷

“野情卷”收入作者的长篇小说《妊娠》，中短篇小说六篇，诗集《空白》一部。

六、灵怪卷

“灵怪卷”以短篇小说为主，从作者的《妹妹本纪》、《早晨之歌》、《山地笔记》、《贾平凹小说创作集》、《晚唱》、《贾平凹早期小说精选》（上）等多部小说集中，精选出短篇小说九十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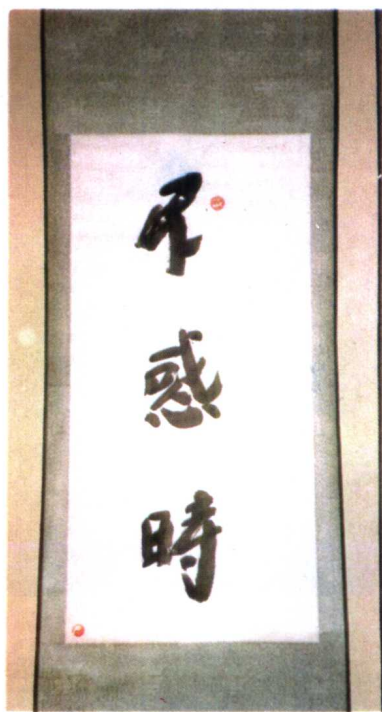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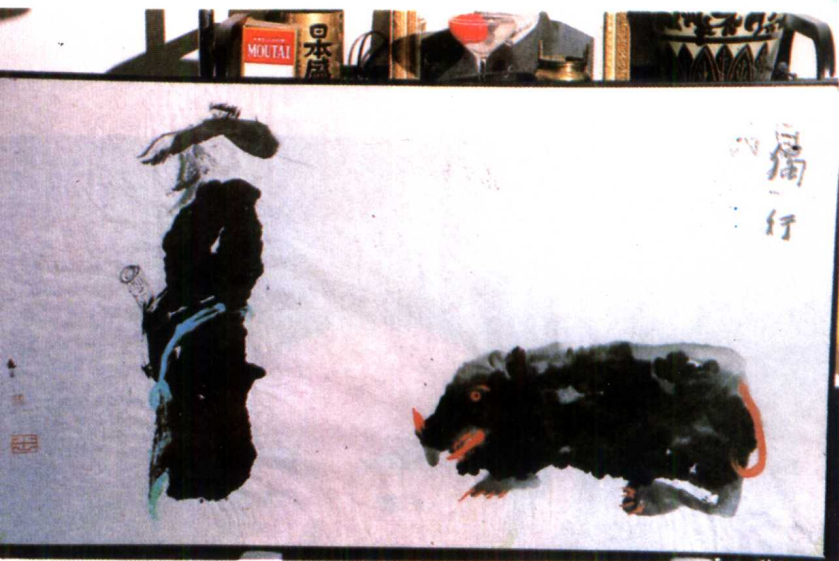
七、闲澹卷

“闲澹卷”系作者的散文选集，从《月迹》、《爱的踪迹》、《心迹》、《平凹游记选》、《人迹》、《抢散集》等散文集中，精选出散文一百三十三篇。

八、求缺卷

“求缺卷”系作者的散文选集，从《贾平凹散文自选集》、《贾平凹散文大系》、《守顽地》、《人迹》、《心选》、《静虚村散叶》、《平凹文论集》中选出一部份，另一部分是作者93年至今的散文新作，还有一些篇记系手稿，未及发表。共计一百五十篇。





目 录

浮世卷

遗石(原中篇《废都》)	(1)
浮躁(含序一、序二)	(59)

遗 石

1

夕阳一照，黄河岸边的土城里一切都辉煌成古铜色了，风并没有扫起，古槐上生发了无数的鸠鸟，呼啸着卷上了天空，于浓重的暮色里搅出铂的纸片，陡然又收隐入树中，如旋风倒吸一般，静寂无声，古槐依然了雍雍富态。这百年物事的老树是成精了吗，树叶怎么会是鸠鸟呢？鸠鸟原来是树叶，冬天里古槐也就不秃了吧？光着膀子额上又贴了花椒叶子的邱老康扳动着井台上的轱辘，思想最后一趟送去水的人家，却为越来越多的奇妙事体而疑惑了。一个长长的夏天，云彩里没有滴下一口雨水，整日价吼风，镇河楼顶的碧玉琉璃脊柱却被扫荡了，邱老康也觉得水井似乎总在移动。有几次夜里，井台明明在篱笆的里边，天明却在了篱笆的外边，是风把篱笆移了方位还是风把井吹走了？邱老康到底自认了自己眼花，发出垂垂暮老的浩叹。但是，酷夏里黄河也枯瘦了许多，井水没有涸，且旺得高出往年的吃水线，这是邱老康好不得意的事。现在，井绳一抖一抖拔上来，他就禁不住激动了，仿佛整个土城也随之颤颤巍巍，遂坠入一种很伟大很神圣的境界里，唱秦腔曲子，把盛了水的四个哨桶挂在了毛驴背架上，还要嘴凑近桶沿喝那么几口，把胡子和前胸弄一片湿湿淋淋。绕了篱笆，穿过廊房台阶，要走出石刻砖雕的花门楼的时候，扭头却看到了照

壁的左下角，一堆瓦砾边，新生了一窝七八枚的蘑菇，胖胖地惹人。

“匡子！，匡子！”邱老康喜欢地叫起来了，“你瞧这是什么了！”

匡子的房门挂着铜锁，贴满了窗花的窗子也掩得严实，一只棕红蟋蟀在门墩上跳了一下，不见了。或许匡子在爷爷睡熟井台上的机会就往街上闲逛了。这女子！邱老康咕嘟一句走近照壁左下角，却不忍心去碰那蘑菇。蘑菇都是狗尿过的地方生就的苔，家里不养狗，哪儿就生了这和尚头一样的小仙物儿呢？匡子已经发现，作想再过几日刨了烧鲜汤吧。

驮水的驴子在街上走，邱老康在裤腰带上拴了一圈的骨片水牌也蛮有节奏地响。踏磨得中间凹下去却光腻映人的石条街面，有谁家的猪吊着一溜奶子一步三摆，捡粪的人就拿了铲子和铁勺紧跟在其后，但终未能及时接住，一摊很脏的东西就腻了一片。邱老康虽然在这土城里属于农业户口，却仍看不惯那些吃毛粮的人家放野猪。瞧那光光堂堂的街房墙壁，偏钉了粗糙的木橛，挂了辣子串、烟叶，和一片一片用绳儿拴着的萝卜叶儿，城也不像个城的。

这是土城西街，过了西街到十字街心，往南漫坡而上就是城南门垛。城门外有贯通的公路，已沿路新建了一条大街。邱老康听见了那新街上往复奔驰的车声，却眼瞧着这漫坡路的两旁开始了夜市的摊铺在摆设：掌柜们都收拾清了货品，然后拖出竹床，泼上了水，仄卧上去摇竹皮团扇了。夏日的土城活着的是夜市，那里的摊铺上同摆了高跟皮鞋和葛麻草鞋出售的。邱老康就感叹了，旧时候的妇女都要把脚缠得小小的，如今穿高跟鞋还不是缠脚的道理，只是人越来越奸巧，不伤脚又能有缠脚的好办法。唉唉，那墙头上又多了几张写有祖传秘方治性病的江湖郎中的告示了！邱老康边用手扇赶着一只追逐他的风火眼的苍蝇，边忙向土城唯一的十字街心的那个岗楼里的警察打招呼。但警察已经打盹了。

警察是个半老年岁的驼子，与邱老康忒熟，常要在水驮子经过的时候，拿一个特大的瓷缸拂开水桶上的高粱棍儿浮子舀了水去，就在岗楼的电炉上煮茶。一满的土城里，守着坡壑下汪汪汤汤的黄河，却是世代代吃着很涩苦的碱水，虽然有四个大井，虽然新街上的楼房的自来水还用漂白粉漂过了，但邱家后院的井水之清冽甘甜，仍是邱老康送水的营生大受欢迎。

“苏警察，苏警察！”他轻声唤着。苏警察还没有醒，这位最宜于做广告的人没有舀了水而同时咧开满嘴的牙说：“喝了你的井水，黄牙果真瓷白瓷白的了！”邱老康看着苏警察想：古时候，土城的皇王出驾坐金镶银镂的大车，并排的三匹套大马的，街面儿该多宽，有没有警察呢？

这么想着，就为自己的所想而生出几许得意，睁亮了眼睛也视周围，邱老康觉得周围的人及物事极为亮堂，以为是自己视力大增，但旋即感到异样，黄昏的天里一切全没有这样光亮过？便听得有人惊叫：哎呀，天上出来四个太阳了！街上的人就都驻了脚往天上看。邱老康抬了头第一眼看到的景象使他震懵了，果真有四个太阳赫赫煊煊，就悬在西斜的空中，相距并不甚远，一摆儿是三个，另一个稍有偏离，恰与其中的两个形成三角位置。傍晚的太阳原本是金黄的，新生的三个太阳却红若炉中热铁，且燃烧得就要流火，一会儿似乎为方形，一会儿又椭圆起来，稀溜得如是液体，空中地下就亮得发红，发蓝，末了就一尽儿惨白。邱老康还要看第二眼，眼疼得针扎，低下头来明明是看着一切，渐渐竟一切立体变成了平面，最后什么也没有了，手伸在眼前不见五指。街上在这骤然间一片嚣乱，而拖拉机戛然止了发动，谁家的小孩正吹口哨，后半音也哑了，接着许多人在叫，在哭，有了跑动，脚步杂沓，竟有人重重地将他撞倒，且感觉里又有数只脚踩了他的腰踏过去。邱老康在地上足足躺了二分钟，以为他的眼睛是瞎了，不想却又慢慢看见了东西，他赶忙拍打了一下叫声十

分难听的毛驴，毛驴在原地上为他踏着步子，是的，毛驴是活生生的毛驴。邱老康这才注意到满地又是古铜色的夕阳光辉，而天空又恢复了只有一个太阳的原状，满街的人皆痴痴呆呆的如一片立卧的木石。

“这是日蚀了！”邱老康终于说。

这怎么能是日蚀呢？日蚀为日消失，刚才天上是四个太阳啊？！邱老康为自己的说法所困惑，七十多年里应该阅人阅世很多，却从来没有经历这种奇怪，难道日蚀之后完全黑暗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有了四个太阳的完全的光明也是什么也看不见吗？邱老康噢噢地省悟着。

邱老康再不敢耽误，拉驴匆匆往东街去，按水牌订户送了井水，再不立在那里同取水的某一家女人说谑话，让人家喝一口水喷在他的脸上或是过来拔一根他的胡须，很快回家在堂屋里独坐喘气了。

邱老康想：怎么就会有四个太阳呢？而且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出现四个太阳又光芒强烈得那么厉害？他觉得这个夏天异常，很惶恐。匡子还没有回家，天彻底是黑下来了，从水井里提出吊笼，胡乱扒吃了中午剩下的存放在水井吊笼里的凉面，邱老康就死心眼往林青云家去了。

林青云是懂得天地玄黄的，土城里，邱老康敬服的就唯此一人。在新街后的坡岗处的林青云家吃了一碗小米干饭，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到很久了，天上四个太阳的问题并没有探出个究竟，邱老康却醉醉醺醺步下山岗，山上的璜元寺正是敲了钟声。竹木萧萧，夜露沉沉，他一脚高一脚低，看见天上明月清洁，人走月也走，人停月亦停，一直跟随亲近。邱老康文墨并不深，不晓得哲学，却能想到月亮是不老的，当远古的岁月里这个土城还是一个并不大的国都，那些皇王，王后，文臣武将抬头看的也是这轮月亮吗？遂也想到他家后院的那口水井。县志的书上都写着的，那

时是供得一城人的吃用，偌大的一个水局子，家家买水牌，水伙七八十。唉唉，现在呢，往事皆非，井的口上只留有井绳勒出的三处一乍长的绳渠道儿，邱老康又要感慨沧桑的变迁了。

站在了新街上，更深夜阑，灯火已熄，月下的城墙如山静伏，女墙的垛口正透了浅淡的夜空，愈发暴露了黝黝的女墙峥嵘，使古城墙显得异常厚重庄严。遥看下去，城外的黄河道上一片明白，但明白的并不是水，是沙滩，白日铜汁一般的黄河流水夜里则是黝黑如铁了。邱老康依然能听到沉沉的水声，似咀嚼的细碎。那隐约如塔一样的镇河楼上，风铃暗动，鸟是一满都睡着了。

邱老康的身子越发不胜酒了，在走过城门洞之际极想唱一曲秦腔，但突然一辆卡车从新街上急驶而过，竟使他受惊得一个趔趄险些跌倒。也在这个时候，如电的灯光刷地照过，他一扭头，发见了在城门洞前的一棵树下正站着一男一女，几乎又吓了一跳，心下倒怨怪年轻人越来越不怕鬼了，站在那么黑的地方。当他再看一眼，车灯就要消逝的瞬间，那男的倏乎在女的脸上亲了一口，极快地，也极响，慌忙逃跑。女的双手抡起来，却打在空中，说了句：“你……坏！”邱老康酒醉顿消，兀自脸发烧了，因为他认出了那女的竟是匡子，也同时猜出了逃走的那一位。

邱老康为知道了匡子的秘密简直要欢喜得笑了，赶忙紧闭口鼻，在黑暗里蹑脚返回：他要看看孙女回家后会怎样地说话，他要逗逗她。

回到家里，匡子果然没有回来，邱老康就独自睡下了。孙女从五岁时就一直同他睡在这炕上，十六岁起却嫌起爷爷的脚臭，收拾了厦房独处一室了。在这个世上，邱老康唯水井和匡子是他的生活依托，也是他在土城里堂堂正正活人的最引以骄傲的资本。

门推响了，匡子回来了，是轻手轻脚的。“把门关好，下了贼杠吧。”邱老康说。匡子一下子重手重脚起来。“爷爷还没睡着吗？”哗啦掀开卧屋门，一边叫，一边划火燃了灯檠。邱老康瞧见她脸

色红扑扑的好看。

“爷爷这么晚了还没睡着吗？”

“你把爷爷又搅醒了嘛！”

“爷爷不知好，人家关心你，你倒不领情。爷爷你晚饭吃了没？”

“你不回来给爷爷做，爷爷当然吃了。”

匡子就趴在枕头边，给爷爷笑笑，但立即说爷爷喝酒了，好臭。

“匡子是到哪儿去了？”

“我到秀秀家去的，秀秀要我剪窗花……”

“怕是看戏去了。”

“我才不去戏院哩。”

“你看着爷爷！”

街上传来卖烧鸡的叫卖声。那是一位秃子，每晚子时前仍提了烧鸡盘儿，撑着马灯，沿街营生。邱老康差不多喜欢这时去买一块肉来下酒的。很窘的匡子就不看爷爷，说：“爷爷不吃烧鸡了吗？”

“你去吃吧。”

“我吃过了。”

“吃的什么？”

“‘贵妃’。”

邱老康常说匡子如果活在古时候是会做了娘娘的，娘娘吃鸡就要吃鸡腿和鸡翅膀，鸡腿是跪（贵）的部位，鸡翅膀是飞（妃）的部位。

“不是吧，是鸡舌头。”

“鸡舌头？我才不吃的。”

“没吃？那么鸡舌头是把我匡子吃了！”

匡子不自觉地用手摸了一下左腮，想起了刚才的一幕，便一口气将灯檠吹灭了，说：“爷爷，不说了，睡！”笑着跑回她的厦

屋去。

2

对于天上出现四个太阳，林青云走访了凡是城中的人都说见到，而城外的人则一概不知，就晓得这是一种预兆了。但预兆的什么，林青云几个昼夜地在家里摆开《邵子神数》，仍是弄不透这本书查阅的方法。

北宋的邵子一生不求做官，跟随陈抟在华山上观星占卜，后独居在这座土城，当年一个并不大的国家的都城的镇河楼花园里，开始了二十年玩弄数字的生涯。在他的眼里，每一个数字都是宇宙天地的某一密码，他常常口诵着一组数字，接承着天地玄冥中的信息强身养性，明慧睿智，而谑笑世间的和尚只会早晚念那佛陀。为了显示这些数字的奇妙，他重新排列组合，又换变为谶语，编撰了一部类似辞典的书，只要面对着每一个来人，从其五官结构，形态言语，来时的方位，即可推断出一个三位数来，又以此三位数在书中查出你年庚大小，父母姓氏，以及所求之事，进而演绎星云更移，寒暑变化，朝迁兴衰，家道祸福。邵子临终，将此书传于大弟子，却又授查阅此书方法给小弟子，两位弟子竟各怀鬼胎，一个不愿将书明示，一个也死守方法秘而不露，十年后，小弟子勾结强盗杀了师兄，以重金从死者后代手中购得此书，但师兄后代售书之时又暗中抄录了一份，待到这位师弟得到神书的当日，才要查阅验证，天上突兀兀一个火球落下，人便焚死地上形若焦炭。自此世间只有这两部抄本流传，皆言是神奇妙书，却无人识得了。

林青云得到这本书的时候，正是三十二岁，他在璜元寺里做道士。文化革命运动了，一个夜里，无数造反的人进了寺来，废了老子坐像，坏了菱花门窗和庭院烧香焚纸的大铜鼎，限令三日